

岭  
南  
遗  
书

嶺南遺書

翰林記卷第六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朝參

凡朝參洪武中常朝御謹身華蓋奉天三殿命本院官序立居文武第一班之後稍近上便於觀聽不許攙越每遇上御奉天門則立御榻之左皆常服朝朔望上御奉天殿具公服隨班行禮畢詣文華殿前東宮云永樂初令內閣儒臣侍朝立金臺東御三殿皆陞殿賜燕宅憂則御西角門如常朝奉天門之制正統初內閣官始移下貼御道東序立本院官則序立丹墀之東第一班後御西角門亦如之若午朝晚朝之儀洪武時無可考者永樂中午朝御左

順門旣陞御座內官設案內閣及本院侍班官俱於案西序立晚朝或御右順門儀節亦如之宣德以後止御早朝退御便殿景泰中復御午朝而晚朝遂廢大學士王鏊論視朝曰在易泰之象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之象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下之情達於上上之情達於下所以爲泰不然雖有國若無國矣故曰無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也君臣相見不過視朝數刻遙相唯諾君或不識其臣臣或不交一言於君上下從事不過章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非獨沿襲故常亦其地使然何也本朝視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嚴赫奕將軍持

鈔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奏上特是之命所司知之而已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聞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說者以爲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蓋外朝爲尊中朝爲親也唐皇城之南一門曰承天正旦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

極殿朔望視朝在焉蓋古之治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武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執蓋亦三朝之遺意焉夫天有三垣天子象之中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朔望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治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太祖太宗時華蓋謹身武英殿筵宴奏事則內朝也而今久不御三殿深嚴人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交絕而不通天下

之弊由是而積臣愚欲於常朝之外於便殿之側倣古內朝之法或三日或五日一御焉外朝或可閒歇而內朝必以時舉六部諸司以次奏事上隨意決之難決者或從容問之大臣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五日一員上殿輪對或不時召見凡謝恩朝見之類皆得上殿咫尺相對畧去威嚴上不難於問下不難於對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風俗之善惡閭閻之疾苦古今之治亂皆得畢陳於前如此則上下之情可通內外之壅蔽可決天下之事有何不可爲者

侍坐

洪武三年七月禮部尙書崔亮奏准凡大朝會賜宴文官

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退朝燕閒行幸之處勛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罽繡褥九年定學士承旨於六部尙書之上學士在光祿卿之上侍講學士在侍郎之上時正官列卿先侍郎故也其後學士雖五品猶先尙書焉十六年十一月甲寅詔定朝參官員坐次凡奉天門賜坐六部侍郎應天府尹國子監祭酒翰林院官諫官僉都御史坐於西角門東向若華蓋殿坐於鹿頂外東西向永樂以後御三殿或便殿行幸無不賜坐者惟仁宣二朝始以尙書侍郎兼學士官於是學士非兼三品以上職者乃坐其下英廟以來接見儒臣之日少故侍坐之儀遂廢若大祀天地次日慶成大宴羣臣學士陞殿



侍坐在文職四品之上本院及詹事府坊局經筵官在六科都給事中之上中左門序坐修撰等官在六科給事中之上本院帶俸官在太常寺博士之上詹事府主簿通事舍人在鴻臚寺署丞之上丹墀中序坐正統二年特命侍講一人升殿列學士之下成化四年令修撰等官凡近侍風憲者另列於丹陛下之東西稍北而庶吉士與焉

### 殿上侍班

常朝御謹身華蓋奉天三殿百官行叩頭禮畢本院官用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升殿侍班洪武二十四年三月辛未詔文武官除分詣文華殿啓事外凡遇陞殿合用履鞋照依品級侍班有違越失儀者從

監察御史儀禮司糾劾東班則六部等掌印官本院官及春坊學士尙寶司西班則五府等掌印官及給事中中書舍人正統以後惟萬壽聖節冬至正旦大朝賀及頒詔進實錄冊立冊封始御奉天殿其侍班惟用修撰編修檢討等官四員是日早具朝服履鞋偕禮部鴻臚寺及導駕給事中糾儀御史等官最先入循殿旁至華蓋殿前候上出鴻臚寺官奏執事官行禮禮甫畢卽趨出復從殿旁趨入奉天殿內北向立候雙炬自中前導則駕至矣及上陞寶座導駕官分東西立定趨至寶座之東西向與中書舍人對立候行禮畢自殿門以次趨出若東宮千秋節及冬至正旦朝賀亦用修撰等官二員與春坊司經局官對立侍

班於文華殿行禮云

奏事

洪武三年七月己亥禮部尚書崔亮奏凡諸儒官於御前奏事或進呈文字恐有口氣體氣須退立二三步毋輒近御案凡立必於東西隅不得直前制曰可永樂四年令六部及近侍官有事當商畧者皆於晚朝陳奏景泰二年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學士周敘嘗言於景帝曰臣自永樂以來職叨班行伏見太宗仁宗宣宗臨御之時大班旣退卽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

不得召對或有召對亦不敢詳盡以致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上止與對者相知他人皆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泄於外然竟莫能行今按三朝聖諭錄所載曰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又曰上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當時君臣相與蓋可見也

### 便殿入奏

國初信用儒臣謁見無時每出御奉天門諸司有奏事常規退御便殿有時以事入奏者許徑入洪武二十九年五月戊寅初命詹事府翰林院尙寶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爲驗已而罷之使近

侍官得日至便殿奏事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楊士奇新改華蓋殿大學士謝恩畢聞析薪司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觔供宮中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言詔下裁兩日今聞析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觔得無過多是雖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卽命減除四十萬觔卽其事也至正統時遂廢景泰中侍講劉定之抗疏言凡萬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

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治化無由底於雍熙也疏上不省今按聖祖時出入禁籞以至臨朝侍臣無不從者有所擬議欲行播告則翰林院官承旨草制中書舍人當御膳寫謂之副墨尙寶司官用寶卽時發行若有儉邪在側或事當參駁則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抗聲於御前執奏謂之對仗彈劾定之所云與王鏊論視朝互相發明然猶未詳及於此採而行之以復成憲是在今日

入直

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朝近侍官輪班入直若本院官則  
日在館閣吳沈劉三吾胡廣楊士奇胡儼王英王直輩嘗  
有內直倡和詩偶記曾棨東華門內新館初成入直有作  
云東華樓觀鬱岌高閣新成抗碧霄祕府圖書金作匱  
御溝流水玉爲橋草分翠色承殷輅鳥弄歌聲和舜韶倬  
直幾回清坐久隔簾時有御香飄蓋當時車駕嘗臨幸館  
閣故也不獨宣召燕對與供奉文字而已

畱宿

洪武三年將剖符封功臣下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召宿  
大本堂討論達旦永樂中內閣七人者常召至燕寢論事

或命假寐至達旦乃出及太宗上賓仁宗命尙書蹇義夏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讀王直侍講王英同定大喪禮議國政宿內閣者凡七日正統中三殿新成學士楊溥受命草詔夜直東閣作詩紀其事有奎宿光臨東閣邃觚稜影接北辰高之句云

### 侍遊禁苑

聖祖制大誥首以君臣同遊爲言故當時儒臣每得侍上遊觀禁苑而亭臺樓閣靡不登眺相與笑談一如家人父子凡以通上下之情而成天地之交也學士宋濂嘗侍上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生民之良苦實盛德也洪武六



年正月丙午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陳寧太子贊  
善大夫宋濂賜坐左右上談嘉祥之應勅中貴人取所儲  
膏露於宮中俄盛以翠盃跪進玉潔珠圓世所未覩也已  
而詔弄爨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濤上起  
自龍帳中親啓甕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爲一上取杓傾瀉  
二內侍舉幕承之查滓以淨重漉以絳紗囊上飲一爵而  
分賜寧與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沉  
疴而享遐齡寧等飲畢奠爵於几頓首而退賦甘露漿詩  
以侈其榮濂在上前所陳說不爲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  
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一日上問曰卿  
昨飲酒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濂悉以其實對上笑曰卿